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那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去到台灣，之前給居住在台北板橋的表舅寫了信，但卻一直到臨行前也未得到他的回信。有一天在台北與當地一些作家藝術家的相聚中，恰巧與一位電台主持人廖先生鄰座，聊起來他得知我出生於湖北，便說他的夫人也是湖北人，還說在台灣有湖北同鄉會，他們常聚在一起。

這讓我心中一動，便說我的表舅也來自湖北，表舅前些年已經和我們家取得了聯繫和書信來往，但這次來台灣前我給他寫信卻未曾得到回覆，也不知能不能找到他。廖先生一聽，立刻很熱心地說你把他的住址告訴我，我來查查電話。

他起身到了外邊一個座機電話旁，查詢了一番，沒一會兒竟然叫我去接電話，說找到你的表舅許先生了。我一時不敢相信，卻果然從電話裏聽到了一位老人帶著嘶啞的聲音，叫出我的名字，而且說真的是你嗎？

我說是真的，我從大陸到台灣來了，家裏人都希望我來看看您。

這位表舅我從未見過，但他早已在我母親的敘述裏，也在前些年他寫來的書信裏，清雅的毛筆小楷，宣紙豎行，每封信都有好幾頁，他寫到對家鄉湖北三峽的思念，寫到兒時的求學路，初到台灣時的孤獨，對老母親未能盡孝……動情處淚痕點點，濡染了墨跡，他用一個圓圈起來，一旁寫，「不好意思，老了老了還時常落淚」。

表舅在電話裏激動得語不成聲，斷斷續續地說明天要來我們的住地看我。我說應該我去拜望您。但他很堅持，說一定要來接我。然而到了第二天上午，我朝賓館的大門張望數次，又在房間等候多時，也沒見表舅來，便按找到的號碼撥通了他家的電話，一位帶着濃重閩南口音的女士，也就是我的表舅媽，在電話裏翻來覆去說了好幾遍，我才聽懂原來表舅昨天因為太激動，心臟感覺不太好，今天一早去了醫院。

我聽後大吃一驚，這天上午便什麼事也沒幹，守在電話旁等候表舅家的消息。直到中

午，表舅親自來了電話，我一顆心才算踏實。表舅說他是老毛病，不要緊，但醫生不讓到處走動，讓我去他家，他就在板橋的和平公園門口等我。

於是那天中午，台灣女作家王女士把我送到出租車前，對司機說你一定要送到哟，我把你的車號都記在這裏啦！

板橋離我們住的飯店有十多公里，車走了好一陣，司機說到了。和平公園門前，天色暗暗的，下着小雨，一些人打着傘進出，可我一眼就認準了表舅。那位微微佝僂着身子的老人，溫和的眼神裏充滿了期盼，有着跟我媽一樣的寬額頭、潔白的牙齒，我毫不猶豫地下車朝他走去。老人也毫不猶豫地迎上來，一把就握住了我的手，開口第一句話就說快到我家用吧，就在這附近。

我聽出他的話裏仍然帶着濃重的鄉音，表舅是湖北巴東縣寶塔河人，父親很早去世，寡母做針線活供他讀書，少年義氣的他後來到武昌黃鶴樓下報名參了軍。那次參軍需要文化考試，他居榜上第三名，他把這個得意捎回了家鄉，但從此卻沒了音訊。後來家人才輾轉得到消息，說是表舅的軍隊去了台灣。兩岸通航之後，表舅回過一次家鄉，親人們才知道他後來改行做了教師，成為一所國中的教導主任。因為在家鄉曾與一位女子訂婚，所以他結婚很晚，快四十歲才娶了一位高雄的護士，生了一兒一女。

我隨表舅進了他的家門，他們剛從高雄搬到這邊來，電話也都換了，難怪從前的電話打不通。舅媽是一位瘦小的婦人，用閩南語一個勁說你坐你坐，表舅的兒子正好也在家，一個漂亮的小伙子，大學畢業才幾年，文靜而又明亮地笑着，說歡迎歡迎。我還未坐穩，表舅就忙乎着遞來水果，說這是台灣的李子，很大很甜，你嘗嘗，這是蓮霧，也很甜，你也嘗嘗……

舅媽沏來一壺烏龍茶，表舅給我倒在小杯子裏，醞醞的，聞着就很香。可表舅倒茶的手抖得厲害，茶水幾次潑灑出杯沿，我忙起身從

為什麼思念「和平公園」

葉梅

他手裏接過壺，說我自己來。表舅明白我的目光，愴然說道，前幾年中了一次風，手也抖了，不聽使喚，寫出的字也不成樣子，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要到台灣來，心裏真高興，可沒法提筆回信。我聽着，心裏酸痛。

喝着茶聊天，聊得最多的是長江和寶塔河，他說從前坐船從巴東到武漢要走半個月，現在一兩天就到了。我說還有更快的高速公路，只需幾個小時就到了。他感慨地說是啊，家鄉變化太大了，只是寶塔河上要再修一座小橋就好了，那條河平時時候水很淺，可一下大雨就兇猛得很，娃娃們要是去上學，回來是過不了河的，上次我回到家鄉就想捐點錢讓鄉政府修座橋，這事我一直還沒辦。

我說您要下次回來，我去陪着您。他笑了起來，說那當然好。我拿出四幅湖北畫家的山水畫，畫的正是長江三峽一帶的風景，是我來台灣前特意請朋友給表舅畫的。他們全家仔細地看着，議論個不停，表舅眼睛發亮地指點着畫裏的山巒，說我家就在那山裏邊嘛。

不知不覺，窗外的日光漸漸淡了下去，我不得不說我該走了。表舅的表情立刻變得慌張，說你就要走？不吃飯？全家人都跟着一番挽留，我說來的時候跟朋友們說好，晚飯前趕回飯店，要不然會讓他們着急的。在依依不捨

的道別中，表舅打着傘把我送到和平公園門前，雨比來的時候下得大了，他把傘的多半罩在我的頭上，卻不管自己打濕了半邊身子。

到了街前，他給我叫了出租車，也朝司機叮囑了一番，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個盒子，說這是一支金筆，你不是寫作嗎？又遞過一個信封，裏面卻是一疊台幣，說這是你舅媽她們的規矩，凡是家裏來的小輩人都有的，你要不收下她會生氣的。但我還是把那個信封給他塞了回去。

可等到車開動之後，他卻又從車窗塞了進來。我回過身，看和平公園門前表舅的身影一點點遠去，就像一幅畫，合着一陣陣酸痛刻在了我心底。

離開台北的那天，我在機場給表舅打了電話，他的聲音聽去很健康，這讓我開心了許多。後來我把在表舅家拍的一些照片沖洗出來，然後寄給了他，但一直沒有得到回信。我知道表舅中風的手已不再方便提筆寫字，但我猜想，那些酷似他家鄉的山水畫以及我們相逢的照片，一定會給他帶去很多歡樂。

而我常常是在看到「和平」兩字時，就不由會想到台北板橋的和平公園，想到住在那裏的親人。儘管每當想起時，心裏就會升起一陣陣酸痛，但我知道，那是因我們血脈相連。



湖北省巴東縣長江江面被雲霧籠罩，船行其間若隱若現。 中新社行

苗寨「高山流水」敬酒禮

繽紛華夏
明德

晨早遊覽貴州西江千戶苗寨，站在觀景台上，俯瞰層層疊疊的吊腳樓群沿山谷鋪展。導遊說，這片由一千四百六十八戶苗族人家構成的聚落，每片青瓦底下都延續着蚩尤後裔的血脈。

午間走進苗族風味餐廳，體驗當地特色的長桌宴。長桌如游龍般貫穿整個廳堂，數十人相對而坐，形成獨特的飲食長廊。苗家姑娘頭戴精緻銀冠，身着傳統服飾，端着酸湯魚、臘肉拼盤穿梭於桌間，銀飾相擊發出清脆聲響，格外悅耳。

最令人難忘的是「高山流水」敬酒儀式。當八位苗族姑娘手持酒具準備就緒，我被邀請上台，坐於中央。兩旁各站四位盛裝的苗族姑娘，手持酒壺自高而低傾斜，甜甜的米酒如瀑布般層層流淌至我面前的酒杯中。層層疊疊的酒碗與酒壺相接，美酒接連不斷流下，不知不覺間我已飲下數碗，略感醉意。

這個過程很有趣，也讓人有點緊張，因為你不能用手去接碗，只能張開嘴喝。米酒甜甜的，易入口，不自覺飲多了。

這種敬酒方式是苗族招待貴客的最高禮節，意思是他們對朋友的情意，像山一樣高，像水一樣長。這流淌的美酒，彷彿訴說着苗族先民遷徙時翻越的千山萬水，那不斷流的酒液，正象徵着文化的綿延不絕。

在我們這片用餐區，身着傳統服飾的苗族姑娘巡迴敬酒，將氣氛推向高潮。頭戴銀飾的姑娘，四人一組走進餐枱，為有興趣的顧客獻上「高山流水」敬酒。唱起敬酒儀式歌，聲韻輕柔如山風。

這頓飲食儀式遠超越味覺享受。苗族人將對山水的崇敬釀入米酒，更將待客之道昇華成「高山流水」這般充滿詩意的行為藝術，令人大開眼界。

英倫漫話
江恆

一個秋日的傍晚，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宮博物館的導賞員約瑟夫·蘭格林克在一尊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旁停了下來，雕塑描繪的是一個手持木棍的男人，他向在場的十幾位遊客提出挑戰，問誰知道這是哪位神話英雄。

「海克力斯？」前排一位女士輕聲問道。「既然你知道答案，為什麼不能說得大聲一點，好讓後面的人也能聽見？」蘭格林克責備了這位遊客，然後讓她按時間順序說出海克力斯的十二項功績。她答不出來，引來蘭格林克翻了個白眼和嘖了一聲。這位女士嘆了口氣，小聲抱怨道「天哪，感覺又回到了學生時代。」

也不怪這位女遊客抱怨，在收費七歐元、全程七十分鐘的導覽過程中，蘭格林克態度粗魯，時常用手指着遊客的臉大喊大叫，要麼斥責他們查看手機或坐下休息，要麼嘲諷他們無知，甚至還會不留情面地批評展覽策劃不知所云。正是因為蘭格林克的這種表現，博物館將他標籤為「脾氣暴躁和極其令人不快」，並形容實際情況可能更糟糕。儘管如此，讓人意想不到的，他的每月兩次的「暴躁導賞」之旅卻大受歡迎，自今年五月推出以來，每次都售罄，網上預訂已經排到了明年。

為什麼有人願意「花錢受氣」？杜塞爾多夫藝術宮博物館館長道出了其中的秘密——原來這是一齣精心策劃的「戲劇」，暴躁的導賞員蘭格林克由一位藝術史學家扮演，目的是以這種特殊方式引起人們對藝術的關注。館方的靈感來自兩方面：最直接的是博物館周邊的酒吧文化，這些位

另類導賞員

於萊茵河畔的鄰近酒吧和餐廳向來以「粗魯服務」著稱，服務人員不禮貌已是司空見慣，和歐洲很多地方一樣，人們甚至對這種壞脾氣傳統有了一種近乎自豪的印象。而遠一點的啟發是奧地利劇作家彼得·漢德克於一九六六創作的實驗性劇本《冒犯觀眾》，劇中的演員挑戰了公眾「不加思考的思維」。

後者似乎更貼近於館方的初衷，曾經衝擊和震撼歐洲劇壇的《冒犯觀眾》，顛覆了傳統戲劇形式，不僅劇本中沒有情節、人物或場景，由四位「說話人」取代演員，而且打破舞台與觀眾的界線，他們登場之後，觀眾席燈光便全部打開，四人直視着被暴露於燈光下的觀眾，輪流直接與台下的觀眾對話，挑戰傳統的戲劇結構。從藝術視角來講，《冒犯觀眾》有着二十世紀下半葉所有前衛劇場的主要特徵：去角色、反戲劇敘事、拆解語言、推倒第四堵牆等等。最為重要的是，表演者以情緒強烈的語言，甚至冒犯的方式向觀眾發言，旨在喚醒沉睡的觀眾反思，這一點與導賞員蘭格林克的做法極為相似。



實際上，「冒犯觀眾」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多次被藝術家所採用，以電影史上著名的法國超現實主義短片《一條安達魯狗》為例，被評論形容是「有史以來第一次，一個導演不但不試圖取悅每一位潛在的觀眾，反而竭力激起他們的敵意。」據說影片首映時，導演站在銀幕後面，口袋裏塞滿了石頭，預備出現災難性情況時用來砸觀眾。但不管怎麼說，其創作目的就是要顛覆傳統，給藝術帶來一場革命並讓人們為之震驚。用導演的話說，「我們必須向非理性敞開一切大門，只保留能讓我們驚訝的畫面，而不去尋求解釋。」

類似的例子還包括費城藝術博物館，曾有導賞員扮演成梵高，以自己的視角向觀眾「抱怨」生前的遭遇和對藝術的見解，語氣可能偏執而激動，但卻生動地傳遞了藝術史知識。此外，在一些歷史博物館，導賞員會扮演成「脾氣不好的中世紀農民」或「挑剔的維多利亞時代貴婦」，用符合角色設定的、略帶「毒舌」的方式與遊客互動。這種形式將枯燥的歷史知識變成了生動的戲劇表演，角色的「脾氣」和「個性」正是其魅力和記憶點所在。

顯而易見，當觀眾帶着「接受教育」的預期前來，卻遇到一個會「吐槽」的導賞員時，這種反差會形成強烈的記憶點和分享欲。正如導賞員蘭格林克認為，他的任務就是「努力讓遊客覺得自己盡可能地無知」，以此激發他們的興趣和求知欲。事實也證明，很多參觀者對此方式並不反感，至少讓他們不是千篇一律地參觀，而是覺得耳目一新、擁有不同以往的視角。

◀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宮博物館。

一望遼闊

程或李娟的散文，書中那些質樸真純的文字讓我們對遼遠的新疆充滿嚮往，而看頤元芳的畫，則讓我們對內蒙古的廣袤草原，對草原的晨昏與四季，以及牧民與這片土地的相伴相守，有了更為直觀也更親切的體認。我們每每用清透與輕盈形容水彩畫的質感，而在頤元芳的作品中，水彩這一媒材的質感為之一變，變得更厚重深沉、更有力量，與畫中牧民日復一日的勞作與生活的基調和底色更為契合，也尤能展示北地草原山川風物的厚樸與蒼茫。

誠如畫家本人所言，「遠方」不僅

着蒙古族服飾的一男一女佔去畫幅前景大半，相伴而立，凝神望向前方。背景簡約，一望無垠平原上隱約見到河水蜿蜒，靜靜流淌。畫家巧妙以側面剪影呈現畫中人物，線條利落而有力量；用紅、藍、綠等高飽和度的大面積色塊描畫人物衣飾，生動卻又不顯浮誇，由此傳遞出草原牧民性格中的淳樸與沉實。

不論《遠方》抑或今次展出的其他畫作如搏克手系列、那達慕系列等，皆是頤元芳常年深入鄉間採風的成果。對於生長於斯的故鄉，她充滿眷戀，並渴望以繪畫抒寫所見及所感。我們讀劉亮



▲頤元芳畫作《遠方》。 作者供圖

黛西札記
李夢

當代中國水彩取材多元，既有描摹城市與自然山水的風景畫作，也有人物肖像和靜物作品，亦常見以水彩為媒的抽象創作，風格多變，各有姿彩。近日，在中國美術館欣賞內蒙古水彩畫家頤元芳的個展「遠方」，從四十多幅水彩畫作中見到這位自北疆遼遠而來的藝術家，如何透過紙筆與色彩，鋪展她心中的家園故鄉。

一入展場，便被《遠方》一畫吸引。這件大尺幅畫作曾在第十三屆全國美展斬獲金獎。畫面內容並不繁複，身